



“八一勋章”获得者麦贤得。

“八六海战”的烽烟已过去55载。当年敌舰“章江号”“剑门号”折戟沉痾于海底也早已成锈铁一堆，我军英勇的“海上英雄艇”“海上先锋艇”也早已退役了。

当年刚刚20岁的“海上英雄艇”轮机兵麦贤得，头部受重伤仍坚持战斗3个多小时的事迹，惊天动地、泣鬼神。重伤之后，麦贤得经抢救，终于活下来了。后来，有一位漂亮的海滨姑娘李玉枝在军地共同关心下，同他建立家庭，同他携手写下相亲相爱风雨人生的美丽华章。

一定要为英雄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

大年廿九，广汕公路上，人影车辆稀疏，一辆大货车全速飞驰。

货车风驰电掣般来到汕头某军营门前。通信员向海军某部副大队长崔福俊报告：“副大队长，汕尾市海丰县汕尾镇赵书记来慰问。”

崔福俊匆忙迎出来：“啊哈，难怪一大早喜鹊叫个不停，原来贵客到。请请！”

赵书记跟着崔福俊走进办公室。崔福俊知道赵书记他们饿了，便让厨房送来了饭菜。

饭桌上，赵书记对崔福俊说：“大队长，麦贤得、李玉枝小夫妻生活不幸福的事，在汕尾已像滚汤一样传开了……”

崔福俊听着听着，一个劲地摇头。崔福俊说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如果真的这样，小麦在这里整整住了一个月，一定会找组织的。这并非小事呀！”

赵书记的爱人郭姨说：“大队长，这也难怪，小李是年轻姑娘，或者害羞，不好意思说出口；或者想再过一段时间观察后再说，都有可能呢。”

崔福俊一听，沉吟不语。

赵书记说：“老崔啊，我们这两个大媒人，你是代表部队的，而且是麦贤得的老艇长，我是代表地方的。我们为的是同一个目的，要为英雄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如果我们牵针引线的结果使这对年轻人不幸福，婚后心情不好，不是反过来更影响麦英雄的身体康复吗？再则，小李仅仅是二十出头的姑娘，仅二十出头啊！如果真的是那样，那不误了人家一辈子的青春吗？”

崔福俊说：“是呀，赵书记说得有理，那么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赵书记说：“现在，我们就一起往小麦他们那边去，让我老伴私下了解一下，让小李说实话。如果真的不幸福，我们就请部队首长研究决定，提请婚姻登记部门解除他们的婚约，让小李解脱。以后如何照顾小麦，再另想办法！”

说着，他们一行上车。汽车驶上渡船。过渡后，便奔驰在汕潮公路上，一会儿又沿着弯弯的山路驶进深山里的军营。下车后，他们便搬下大鹅、大鱼，还有橘子，上门看望小麦和小李。

听到敲门声，李玉枝打开门，看见赵书记、崔福俊站在门口，惊喜地说：“啊哈，赵书记、老艇长、郭姨，什么好风把你们吹来啦！”

崔福俊说：“小李，小麦去哪了？”

李玉枝说：“刚才山那边发生火灾，他一听就跑去灭火了。”

大家焦急地说：“那我们去帮忙！”

李玉枝说：“已经大半天了，那边烟雾已散开了，想必已灭了。”

那时，麦贤得正冲在前面，手中握着一杆带叶的大树杈，拼命地扑火。火势渐渐压下去，大火被扑灭了。

麦贤得扑完火，回到家。大家一见，他头发已烧焦了，满脸尘垢，根本看不出是谁。李玉枝急忙帮他打了一盆水，端到门口，用毛巾帮他擦脸，一会儿才露出“庐山真面目”。麦贤得瞧见一屋子人，里面有老艇长，便欣喜地对老艇长说：“艇长，您来了呀？”

崔福俊说：“春节到了，来看望你。”

李玉枝把赵书记和郭姨介绍给麦贤得，“阿麦，这二位是我们的大恩人赵书记和郭姨”。

麦贤得一听，赶紧敬了一个军礼。

李玉枝冲上三杯热茶，捧上来，“喝茶，先喝杯茶取暖”。

赵书记呷了两口茶，瞧瞧手表，见已是下午三时多了。日色已不早了，便凑在崔福俊耳边，嘀咕了一阵子。崔福俊便站了起来，说：“小麦，你带我们参观一下军营，赵书记第一次来。”

他们走后，郭姨便趁机和李玉枝拉几句家常，然后便单刀直入地问：“小李，我同你赵叔和老艇长为啥从老远来到这山沟里，其实只想问你一句话，你可要跟我说实话呀！”李玉枝一听，惊愕地望着郭姨。

李玉枝嗫嚅道：“阿姨，你尽管问。如果是小李我做错什么，或者是阿麦做错什么，对不住赵书记和阿姨的，请赵书

青年丢下单车，挥拳冲了过来。麦贤得一见，勃然大怒，一个飞腿把那个胖子摆倒。

李玉枝、玉枝娘急匆匆地赶来。她们听到麦贤得又见义勇为，赶紧过来看看。

李玉枝喊：“住手！住手！他头部受伤的，不能打！”那个年轻人被麦贤得扭得剧痛，正准备还手呢。

四面八方围拢了许多男男女女。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冲上来了。年轻人一见，哭得更惨，“阿爸，这海军打我……”那汉子听说儿子被打，冲上来，要同麦贤得动真格的。小黄马上拦住，“不行，不行！同志，他是战斗英雄麦贤得，不能打！”

李玉枝、玉枝娘气喘吁吁地赶上了。李玉枝见那汉子，便道：“哎呀，是阿田兄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”

那汉子一见玉枝娘，便惊讶地说：“他是你姑爷，那个大英雄。噢噢，自家打自家人了！”回头对着儿子喊：“回家

了下去。

麦贤得刚唱着小调走过来，忽听到甘蔗园里面有响声，就猫着腰冲了过去。

麦贤得大喝一声：“大胆！偷甘蔗！”

随着声音，麦贤得上去扭住一个小胖子。忽然只听背后一声脆响，另外一个强壮的家伙高举一杆甘蔗就狠狠扎在麦贤得的肩背。麦贤得“哎哟”一声，就跌坐下去。

公务员小黄听到响声，冲了过来。小黄喊道：“住手，住手！不能打！不能打！”

麦贤得被小黄送到医院。麦贤得肩背扎着绷带。他脸色铁青，默默无语。

李玉枝心沉重地守在一旁。麦贤妹和母亲林咧匆匆走进门。

林咧问：“阿得，你怎的了，怎的了？”李玉枝把林咧拉到门口，说：“阿妈，他抓贼，被打了，打得不轻。昨晚那病又发作了，又拉了一床。两天了，

麦贤得头痛，胸口发闷，在外面晃了一圈，便悻悻地回家。回到家里，只见面貌一新，门板窗户整洁发亮。李玉枝正忙得大汗淋漓。麦贤得很过意不去。

麦贤得问：“阿斌哪去了，也没帮你？”

李玉枝伸手擦擦汗，笑道：“星期天，我让他带他外公去公园玩玩。没多少活，我不累。”

话语间，阿斌扶着外公回来了。麦贤得一瞅，问道：“阿斌，你去哪儿了？”

阿斌见父亲脸红红的，脖子青筋涨浮，知道父亲发怒了。

麦贤得说：“今天大清洁，你偷懒去公园玩！”

阿斌委屈道：“不，是阿妈叫我带外公去的。”

麦贤得见阿斌顶嘴，便咚咚地奔过去。

麦贤得说：“妈妈叫也不行，这是制度！”麦贤得说着大手一挥，一巴掌就扇

么不打人，骂人？我们跟外公回汕尾吧。”

门口也哇哇地传来哭声。阿珊从邻居家玩耍回家了，听阿哥闹着要回汕尾，也跟着哇哇地痛哭，抱着她妈说：“妈妈，我们回汕尾吧，我……我也怕爸爸……”李玉枝这时清醒过来了，从架上拿了一条干毛巾，为阿珊擦擦泪水，又为阿珊擦擦泪水，为自己擦擦泪水。

李玉枝喝道：“都别哭，吃饭！”

阿斌阿珊一愣，他俩从来没见过慈母这么严厉过。

李玉枝温柔地道：“吃饭后，阿妈要好好跟你们讲一讲阿爸的故事了！”

那一晚，李玉枝第一次给孩子们讲了父亲的战斗故事，告诉孩子们，父亲是一个大英雄。

隔日，小孩都到外面游玩去了。麦贤得呆呆地在金鲤池前发愣。暴风雨过后，他平静了。见李玉枝在晾被单，他便去帮忙。

麦贤得说：“玉枝，我让你受累了。我……我昨天错了！”

噢，他已学会自省了，阿麦进步了。

李玉枝说：“好，那么你就向阿爸写一封道歉信吧。好吗？”

麦贤得应道：“好，好，我向他道歉，请他来汕头疗养。”

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人民群众永远不会忘记英雄

那一天下班时，李玉枝所在单位盐务局管门的大伯递给她一封信。她一瞧，是湖北省秭归县水泥厂寄来的。她甚诧异，“湖北省秭归县水泥厂？无亲无故，素无往来。怎会来信？”

李玉枝回到家里，急忙拆开信封。

尊敬的玉枝嫂：

您好！请代问候全家人安康！

今天，我们有幸能在《解放军画报》上再次幸福地见到麦贤得叔叔的照片，心情别说多高兴，多激动了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麦贤得叔叔是在一次海战中负伤的，他那顽强的英雄风姿一直成为我们心目中可爱可亲的崇拜形象。至今我们仍然相信他，敬佩他，崇拜他。目前他的身体恢复怎样？在此，敬请你代我们转告麦贤得叔叔最深的问候。深深的鞠躬……敬请你把麦贤得叔叔的单人照片寄一张给我们，以表达我们的一片思念之情。

礼敬！
湖北省秭归县水泥厂486名青年
1986年11月10日

李玉枝读着读着，热泪缓缓涌出来，沿着两颊潜潜而落。

李玉枝喃喃道：“阿麦阿麦，玉枝为你庆幸，我们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你啊！”

李玉枝见阿斌阿珊放学了在做作业，便把他俩招过来。

李玉枝说：“阿斌，今天有湖北省不认识的朋友写信给你爸和我，写得很好，你念一下，让阿珊也听听。”

兄妹俩见妈妈非常严肃，诧异地望着大眼睛。阿斌接过妈妈的信，一字一句地念着。念着念着，他声音发颤了，两手发颤了，两眼渐渐蓄满泪水；阿珊听着听着也满脸垂泪，哽咽了。信终于念完了，阿斌一头扑在妈妈怀里，阿珊抱住妈妈的双腿，兄妹俩“呜呜”地痛泣着。

阿斌呜咽道：“妈妈，有这么多叔叔想念爸爸，关心爸爸，爸爸真光荣！您爱爸爸是对的，我错怪了您啊！”

麦海斌、麦海珊兄妹在父亲战斗精神的激励下，从小就崇尚英雄、努力学习，后来双双考入军校。麦海斌还成为驻香港部队舰艇大队的一员，于1997年7月1日光荣地进驻香港，履行祖国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。

本版照片由麦贤得家人提供

麦贤得、李玉枝结婚时的合影。



英雄麦贤得的平凡生活——

宛如平常一段歌

■王国梁



麦贤得受伤住院留影。

记和阿姨尽管批评就是了。”

郭姨摆摆手道：“小李，不是那回事。我只想问，你跟小麦结婚半年多了，你们的夫妻生活正常吗？”

李玉枝一听，两颊绯红，蓦地双手严捂住发烫的脸庞，半晌，才放下来，脸庞还是红晕晕的。

李玉枝轻声地说：“阿姨，正……正常。”

李玉枝说着，轻轻揭开外衣，摸着微微鼓起的小肚子，羞涩地说：“阿姨，我肚里已有小孩了，过几个月，就有一个小小麦了！”

“哈哈！”门外传来赵书记爽朗的笑声。李玉枝最后一句话，恰巧被回来的赵书记听到了。

日子过得飞快。那天，产育房里，李玉枝痛苦地分娩。一会儿，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哭声。

女医生说：“枝姐，哇，胖小子啊！”

李玉枝高兴地说：“哦，终于有个小小麦了！”

麦贤得接到电话十分高兴，“哇哇，我……我有儿子了！”

麦贤得满心欢喜来到汕尾看望自己的儿子。

孩子取名叫麦海斌，名字里带着“海”字。麦贤得抱着小海斌，左看右看，傻笑着：“嘿，我当爸了，小家伙，帅，像我，不像我还像谁？！父子嘛……长大了，上战舰！”

在日常生活中，麦贤得保持着英雄本色

几年之后，麦贤得家门口，一派忙碌。麦贤得、李玉枝、麦海斌，一起在扎篱笆，垦菜地，连三岁的麦海珊也双手摸着泥巴，帮助爸爸筑金鲤池。

李玉枝对海斌道：“阿斌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。全家都要劳动，勤劳才能致富呢。阿爸身体不好，天天要吃西药，要增强营养。以后我们这篱笆围的小园子就要搞个六畜兴旺。”

麦贤得家附近的甘蔗园，一片葱绿。几个小青年贼头贼脑地钻了进去，只听“咔嚓咔嚓”地响，一杆杆甘蔗被扒

去，整天在外面惹是生非！”

李玉枝说：“阿麦，快回招待所去，老艇长来了，有事找你。”

麦贤得一听老艇长来了，就听话地跟着李玉枝走了。

进了招待所，李玉枝见麦贤得平静些了，就婉言相劝：“阿麦呀，我在家就劝你，出门别管闲事了，你偏偏不听，要是我和阿妈走迟几步，真打起来，不就出大事了。你的身体……”

麦贤得听着听着，脸憋得通红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好像喷出火焰一样。

麦贤得手一甩，道：“是我错还是他错，他不讲理，压伤人不道歉，还跑！”

玉枝娘说：“姑爷，你别气，就算玉枝说错了，你对！”

门开了，崔福俊和赵书记走了进来。麦贤得一见，才不说话了。

赵书记说：“大姑爷，说些什么？”

崔福俊摆摆手道：“玉枝你陪你娘回家去，我们坐一下。”

玉枝挽着娘的手臂，向崔福俊、赵书记感激地点点头，就走出去。

出了门，李玉枝安慰着母亲。

李玉枝说：“阿妈，是……是玉枝连累你了。”

家有贤妻，为英雄遮挡风雨

吕副政委说：“阿妈、玉枝同志，我们研究后，觉得小麦这样老在老家不行，怕再出意外。”

李玉枝想了想，道：“首长，我倒有一个建议，我现在工作岗位已调到汕头市了。可否让阿麦调到水警区，我们可以相互照顾，对阿麦的康复也有利呢。”

吕副政委点头道：“好，这个建议不错。我们研究一下吧。”

家庭的每一个成员，都在细心地呵护英雄

麦贤得的岳父李城丁得了青光眼病，到汕头诊治，住在女儿李玉枝家。

水也不吃，饭也不吃，药也不吃。从来都没这样。他受委屈了，要绝食，我好怕啊！”

李玉枝说着，眼眶潮湿了。

林咧转头又走进病房，见麦贤得双眼红红潮潮的，似满腔的怨怒，她既怜又气。

林咧说：“阿得呀阿得，我怎生了你这呆子！你今日已有妻有儿了，你这牛脾气还不改。你不要害妻害儿啊……”

抗辩：“保护集体利益是对还是错？为公还是为私？”麦贤得说完，双眼又气出泪水来了。

李玉枝说：“阿妈，你别骂他了，他也很伤心。”见母亲在气头上，别把事情弄僵，便把母亲拉出去先吃饭去。她又转回来，说：“阿麦，你做的是对的。但你毕竟是一个伤钱的人，不要有事总一个人冲。我们现在有家庭，有一双儿女，你应该和我们同甘共苦，共渡难关，共同走完这段经历。”

麦贤得听着听着，他终于被李玉枝的真诚打动了，含泪点点头。

麦贤得终于大口大口地吃饭了。

部队领导慰问麦贤得后，把林咧、李玉枝请到医院办公室。

吕副政委说：“阿妈、玉枝同志，我们研究后，觉得小麦这样老在老家不行，怕再出意外。”

李玉枝想了想，道：“首长，我倒有一个建议，我现在工作岗位已调到汕头市了。可否让阿麦调到水警区，我们可以相互照顾，对阿麦的康复也有利呢。”

吕副政委点头道：“好，这个建议不错。我们研究一下吧。”

家庭的每一个成员，都在细心地呵护英雄

麦贤得的岳父李城丁得了青光眼病，到汕头诊治，住在女儿李玉枝家。

李城丁一见，又气又怜。

李城丁说：“贤得，是玉枝叫他带我去公园的，玉枝见我眼睛好些了，出去训练双眼，透透气。你就饶了他，就算阿爸的错，算是阿爸叫他带去的吧。”

岳父见女婿脾气又上来了，为了息事宁人，走进房里，收拾了自己的几件衣服，塞进布袋，准备回老家。

李玉枝马上跟了进去，拦住他，“阿爸，不……”

李城丁说：“玉枝，我就走了，只要一个人认输，他就就平了。我眼睛已好多了，别管我……”

李玉枝说：“阿爸，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眼睛还要调理呢。”

李城丁一言不发，推开女儿，径直跨出门去。

李城丁步履匆匆地走在街道上。突如其来雨水，淋得他身上都湿了。

李玉枝手中拿着雨伞，追上来。

李玉枝央求道：“阿爸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！天气坏，他身体不好，发病了，你别跟他计较。我带你到阿姑家避几天，待他气过以后，我再接你回来。你眼睛不好，还要静养一段时间。”

李城丁深深长叹一声：“唉——阿枝，阿爸全都理解。阿麦好起来，一切都会顺顺的！”

李玉枝挽留不住父亲，只得送他上船。

大船晃晃离开码头。李玉枝望着雨中的渡船，望着渐渐远去的父亲那佝偻的背影，热泪再次夺眶而出……

回到了家里，只见阿斌一边哭鼻子一边在做作业。阿斌见母亲回来了，抬头一望，母亲一副憔悴的脸孔。阿斌心痛地哇哇哭了。李玉枝流着泪，安慰他，“阿斌别哭别哭，你爸身体好了，一切都会好的”。过了好一阵，阿斌伤心过了，还抽泣着。突然，他霍地站起来，用双手擦擦泪珠，扑在妈妈怀里痛哭起来：“妈妈，别人的爸爸怎

